

目 次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 3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 10

严寒 / 17

乞丐 / 24

仇敌 / 30

善良的日耳曼人 / 44

黑暗 / 49

波连卡 / 54

醉汉 / 61

疏忽 / 68

薇罗琪卡 / 73

大斋的前夜 / 87

受气包 / 93

祸事 / 99

在家里 / 106

彩票 / 116
太早了! / 122
邂逅 / 128
伤寒 / 142
尘世忧患 / 149
在受难周 / 154
神秘 / 160
哥萨克 / 165
信 / 172
蟒和兔 / 185
春日 舞台独白 / 190
批评家 / 192
出事 车夫的故事 / 199
侦讯官 / 206
市民 / 212
沃洛嘉 / 219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 233
阴雨天 / 244
剧本 / 250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 257
急救 / 265
不痛快的事 / 271
犯法 / 279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 285

风滚草 旅途素描 / 296
父亲 / 312
美妙的结局 / 321
在车棚里 / 326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 333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 338
齐诺琪卡 / 342
医生 / 349
塞壬 / 356
芦笛 / 362
报仇者 / 371
邮件 / 377
婚礼 / 384
逃亡者 / 391

题解 / 399

一八八七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您穿上燕尾服，往脖子上挂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如果您有这东西)，往手绢上洒点香水，把小胡子捻成螺旋状，这些动作您干得那么气愤，使劲那么猛，好像您不是打扮自己，而是打扮您的最凶恶的仇人似的。

“哼，见它的鬼！”您咬着牙嘟哝说。“不管平时也好，假日也好，总是不得消停！年纪一大把了，还得东奔西跑，跟条狗似的！就连邮差的生活都比这清静得多！”

您的身旁站着您的所谓生活伴侣薇罗琪卡，她不安地说：

“你真是胡思乱想：连拜年都不打算去了！我同意，拜年是蠢事，是偏见，这种事不该做，可是，如果你胆敢守在家里不去，那我就要起誓，我走，我走就是……永远不再回来！我都要急死了！我们只有一个舅舅，你……你都不肯去拜年，懒得去拜年？表妹连诺琪卡那么爱护我们，你这不知羞耻的人居然不愿意去对她表一表敬意？费多尔·尼古拉伊奇借钱给你用，哥哥彼嘉那么喜欢我们全家人，伊凡·安德烈伊奇给你谋过差事，可是你！……你一点心肝也没有！上帝啊，我多么凄惨！对，对，你蠢得不可救药！你不配有我这样温柔的妻子，只配娶个巫婆，让她随时折磨你！可不是！这个不害臊的人！我恨你！我看不起你！你马上就走！给你一张单子。……这上面写着的人家，你都得走一趟！你哪怕漏掉一处，也

不准回家来！”

薇罗琪卡没打您，也没抓您的眼睛。然而您并不为这种宽宏大量感动，仍旧嘟嘟哝哝。……等到您打扮完毕，把皮大衣穿在身上，她就带您一直送到门外，在您身后说：

“暴君！磨人精！恶棍！”

您走出您的住宅（它坐落在祖鲍夫街的福佛契金的房子里），坐上一辆街头雪橇，用《达利拉》^①中临死的索洛宁^②的声调说：

“到红营的列福尔托沃去！”

现在莫斯科的街头雪橇上有盖膝的毯子了，不过您并不看重这种慷慨，反而觉得天气挺冷。……您太太的那套道理啦，昨天在大剧院化装舞会上的那番拥挤啦，酒后的醉意啦，恨不能躺下去睡一觉的愿望啦，节日盛宴后的胃气痛啦，这些东西成了一团乱麻，闹得您直恶心。……您非常想呕吐，那辆马车却磨磨蹭蹭地走着，仿佛马车夫快要死了。……

您妻子的舅舅谢敏·斯捷潘内奇住在列福尔托沃。他是个极好的人。他满心疼爱您和您的薇罗琪卡，准备死后把遗产留给你们，可是……叫他见鬼去，叫他的爱护和遗产一齐见鬼去吧！说来也是您倒霉，您到他家，正赶上他在推敲政治方面的奥妙。

“你听说巴滕贝格^③怎么想吗，我亲爱的？”他迎着您说。“他真算得上男子汉，不是吗？不过，德国可真怪！”

谢敏·斯捷潘内奇对巴滕贝格入了迷。他跟一切俄国市民一样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假如他掌着大权，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再

① 《达利拉》是 O. 费里埃的剧作，由 H. 多尔戈鲁科夫和 H. 胡杰科夫译成俄文。该剧写专横的美人埃莱奥诺拉断送了天才诗人和作曲家安德烈·罗斯维因的生命。

② 索洛宁（1857—1894），1884—1891 年是科尔什剧院的演员，曾饰演过《达利拉》一剧中的安德烈·罗斯维因一角。

③ 巴滕贝格（1857—1893），19—20 世纪德国伯爵世家成员，1879—1886 年任保加利亚摄政王。

好也没有。……

“不，我的朋友，这可不能怪穆特库尔克和斯塔姆博尔克^①！”他说着，狡猾地眯眼睛。“这得怪英国，我的朋友！如果不是英国作怪，那就让我这该死的被诅咒三次！”

您听他讲了一刻钟，打算鞠躬告辞，可是他拉住您的袖子，要求您听完。他大喊大叫，激昂慷慨，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脸上，伸出手指头戳您的鼻子，引用报纸上的整篇社论，时而跳起来，时而坐下去。……您一面听，一面觉得每分钟都拖得很长。您生怕打瞌睡，只好瞪大眼睛。……您的脑子由于迷糊而发痒。……巴滕贝格啦，穆特库罗夫啦，斯塔姆博洛夫啦，英国啦，埃及啦，像些小魔鬼似的在您眼前蹦蹦跳跳。……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呸！

“总算结束了！”过了一个半钟头，您坐上雪橇，叹口气说。“他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这个坏蛋！车夫，到哈莫甫尼基去！哼，该死的，他那套政治差点没把人磨死！”

在哈莫甫尼基您跟费多尔·尼古拉伊奇上校见面了，去年您在他那儿借过六百卢布。……

“多谢多谢，我亲爱的，”他听到您那些贺年词，回答说，亲切地瞧着您的眼睛。“我也给您拜年。……我很高兴，很高兴啊。……我早就在等您了。……是啊，去年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银钱来往。……我记不得是多少钱了。……不过这是小事，我只是随便说说……顺便提一提罢了。……您赶了不少路，要不要喝点酒？”

您低下眼睛，结结巴巴声明说，目前您实在没有余钱，您苦苦请求他再宽限一个月，上校就把两只手一合，做出一脸的哭丧相。

“好朋友，您已经借去半年了！”他小声说。“要不是因为我有急

^① 指穆特库罗夫(1852—1891)和斯塔姆博洛夫(1854—1895)，均为保加利亚的政治活动家。

用，难道会麻烦您吗？唉，亲爱的，老实说，您简直要坑害我了。……过了主显节^①我得偿还一笔债，可是您……哎，我的慈悲的上帝啊！对不起，这简直是昧了良心。……”

上校把您教训很久。您涨红脸，出汗了，从他家里出来，坐上雪橇，对赶车的说：

“到下城火车站去，畜生！”

您到表妹连诺琪卡那儿，正碰上她心绪极不安定。她躺在淡蓝色客厅里一把躺椅上，闻一种莫名其妙的药水，说她害着偏头痛。

“啊，是您吗，米谢尔^②？”她呻吟道，半睁开眼睛，对您伸过手来。“是您吗？在我身旁坐下吧。……”

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张开眼，对着您的脸看很久，用临死的人的口气问道：

“米谢尔，您……幸福吗？”

随后她眼睛底下的小肉囊张大，睫毛上现出泪水。……她起来，把手按住她那波浪般起伏的胸脯，说：

“米谢尔，难道……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难道往事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啊，不！”

您嘴里嘀咕了一句话，眼睛往四下里狼狽地张望，仿佛找救星似的，然而两只丰满的女人胳膊却已经像两条蛇那样缠住您的脖子，您那件礼服的翻领上已经布满一层香粉了。您那身可怜的、原谅一切而又隐忍一切的礼服啊！

“米谢尔，难道那种甜蜜的时光就不能再来了？”表妹哀叫着，眼泪扑簌簌落在您的胸脯上。“表哥啊，您的誓言到哪儿去了？海誓山盟和永恒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

① 基督教节日，在1月19日。

② 谢尔盖的法国名字。

可了不得！……再过一分钟，您就要绝望地扑到熊熊燃烧的壁炉上，一头扎进木炭里去了。不过总算您运气好，这时候传来脚步声，一个头戴大礼帽、脚穿尖头皮靴的拜年客人走进客厅。……您顿时像疯子似的站起来，吻一下表妹的手，暗自祝福那位救命恩人，赶紧跑到街上去了。

“车夫，到克烈斯托夫斯克去！”

您妻子的哥哥彼嘉是反对拜年拜节的。因此遇上节日，总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

“好啊！”他看见您，喊道。……“我看见的是谁啊！你来得可再凑巧也没有了！”

他吻您三次，请您喝白兰地，给您介绍两个姑娘，她们正坐在他房间里隔板后面嘻嘻地笑。他蹦蹦跳跳忙了一阵，然后做出严肃的脸容，把您拉到墙角边，小声说：

“有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过年以前我把钱都花光了，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这个局面可真讨厌。……我全指望你了。……要是你星期五以前不借给我二十五卢布，那等于不用刀子就把我杀了。……”

“说实话，彼嘉，我自己口袋里也空了！”您赌咒说。……

“算了吧，别来这一套！这太不讲交情了！”

“可是我向你担保……”

“算了，算了。……我十分了解你！你干脆说不肯借好了。……”

彼嘉生气了，开始责难您忘恩负义，威胁说要到薇罗琪卡那儿去揭您的底。……您就给了五卢布，可是这还不够。……您又给五卢布，后来他跟您约定，要您明天再送十五卢布去，他才把您放走。

“车夫，到卡路日斯基门去！”

您的教父，纺织厂主兼商绅嘉特洛夫住在卡路日斯基门附近。他见着您，就拥抱着您，立时把您引到一张放凉菜的桌子那儿去。

“不行，不行，不行！”他嚷道，给您斟上一大杯花楸露酒。“不许推辞！要不然你就把我得罪了，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你不喝，我就不放你走！谢辽日卡^①，把门锁上！”

您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喝下去。您的教父乐极了。

“好，谢谢！”他说。“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再来喝一杯。……不行，不行……不行！你得罪我了！我不放你走！”

您只好又喝下一杯。

“谢谢你这个朋友！”教父赞叹道。“由于你没有忘掉我，还得喝一杯！”

诸如此类。……您在教父家里喝的酒所起的提神作用，真是非同小可，弄得您后来拜年的时候（那是在索科尔尼茨卡亚树林，库尔久科娃的房子里）错把女仆当成女主人，跟女仆不住握手，又长久又热烈。……

将近傍晚，您才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乏得不得了。迎接您的是……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您那位生活伴侣。……

“怎么样，各家都去了吗？”她问。“你怎么不答话呀？啊？怎么？什么？闭嘴！你路上花了多少车钱？”

“五……五卢布零八十戈比。……”

“什么？你疯了！花这么多车钱？你是大财主还是怎么的？上帝啊，他把我们弄成叫花子了！”

随后来了一大套教训，怪您满嘴酒气，怪您讲不清楚连诺琪卡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骂您是害人精、恶棍、凶手。……最后您以为您总算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了，不料您的妻子忽然尖起鼻子把您上下闻一阵，瞪起惊吓的眼睛，叫起来。

“听我说，”她说，“你不许骗我！除了拜年以外，你还到哪儿

^① 谢尔盖的爱称。

去过？

“哪儿……哪儿都没有去过啊。……”

“撒谎，撒谎！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现在你身上却换了白芷香水的气味！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全明白了！请你对我说清楚！起来！人家在跟你说话，不准睡觉！她是谁？你到谁家里去过？”

您睁大眼睛，嗽着喉咙，傻乎乎地摇头。……

“你不说话？！你不回答？”您妻子继续问道。“不说吗？我……把我气死了！大……大夫！他把我折磨苦了！我要死了！”

现在，亲爱的男人，您穿上衣服，坐车去请医生吧。祝您新年快乐！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开头的那年，我正在我国西南一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当站长。至于我在小火车站上生活得是快乐还是乏味，您只要想一想周围二十俄里^①以内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家像样的酒店就可以明白了。我当时正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办事任性，头脑糊涂。唯一的消遣只有观赏客车的车窗，喝那种由犹太人掺了麻醉剂的下等白酒。往往，车窗里闪过一个女人的头，我就呆呆地站住，跟一尊塑像似的，气也透不出来，凝神细看，直到那列火车变成一个几乎看不清的黑点才罢休。要不然我就尽量灌那种难于下咽的白酒，喝得头昏脑涨感觉不到一个个钟头和漫长的日子怎样过去。那儿的草原，在我这个生长在北方的人眼里，好比鞑靼人的荒芜的墓园。夏天，草原上一片庄严的宁静，螽斯单调地叫着，晶莹的月光叫人无处藏身，这些都使我心绪沮丧而忧伤。冬天呢，那片没有一丝污迹的白色草原，寒冷的远方，漫漫的长夜，豺狼的嗥叫，就像噩梦一样压在我心上。

这个小火车站上住着几个人：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一个病弱而耳聋的电报员和三个看守。我的助手是个害痲病的年轻人，常到城里去治病，在那儿一住几个月，把他的职务同使用他薪金的权利一齐交给我了。我没有孩子，至于客人，那是用任什么东西也没法引上我的家门的。我自己只

能到沿线的同事家里去做客，而且就连这种做客，一个月也顶多只有一回。总之生活乏味极了。

我记得，我正跟我妻子一块儿过年。我们在桌旁坐着，懒洋洋地嚼东西，听耳聋的电报员在隔壁房间里按电报机而发出的单调响声。我已经喝过五杯掺麻醉剂的白酒，用拳头支住我沉甸甸的脑袋，想着我那种没法克制和摆脱不了的烦闷，可是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眼睛紧盯着我的脸。她凝神瞧着我，只有世界上除了漂亮的丈夫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人才会这样瞧我。她痴心地爱我，像奴隶一样，不但爱我英俊的外貌或者灵魂，而且爱我的罪恶，爱我的怨恨和烦闷。就连我发酒疯，不知道该拿谁出气，便把她痛骂一阵，她也还是爱我这种残忍。

尽管烦闷折磨我，我们却带着不同寻常的欢喜心情准备过年，有点焦急地盼望午夜到来。事情是这样，我们家里收藏着两瓶香槟，是真正的货色，酒瓶上贴着“寡妇克利科”^①的标签。这点宝藏还是秋天我到段长家里去参加洗礼宴，跟段长打了个赌而赢到手的。从前我在学校里上数学课，往往感到闷得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不料有一只蝴蝶忽然从院子里飞进教室来，顽皮的男孩们就摇一下头，开始好奇地瞧着它飞，好像他们看见的不是蝴蝶，而是一个什么新颖奇特的东西似的，如今这两瓶普通香槟偶然落到我们这个枯燥乏味的小车站上来，也同样会给我们解闷。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时而瞧着钟，时而瞧着酒瓶。

等到时针指着十一时五十五分，我就动手慢慢地开瓶塞。不知道是因为我喝多了白酒而没有力气呢，还是因为酒瓶太湿，总之，我只记得瓶塞刚刚啪的一声飞上天花板，那个酒瓶却从我手里滑下来，掉到地板上了。泼出去的酒至多不过一杯，因为我总算赶紧抓住酒瓶，用手指头按住冒沫子的瓶口。

① 1 俄里等于 1.06 公里。

② 这是法国一家出售香槟酒的商号的名称。——俄文本编者注

“好，恭贺新禧，祝你得到新的幸福！”我斟上两大杯酒说。
“喝吧！”

我妻子接过酒杯，用惊慌的眼睛凝神看着我。她的脸变得苍白，现出恐惧的神情。

“你把酒瓶掉在地下了？”她问。

“是的，掉在地下了。怎么，这有什么关系？”

“这不吉利啊，”她说，放下酒杯，脸色越发白了。“这可是个不吉利的兆头。这是说我们今年要遇上什么不好的事。”

“你也真婆婆妈妈的！”我叹道。“你是个有知识的女人，却像老保姆似的胡说起来。喝吧。”

“求上帝保佑我是胡说才好，不过……一定会出事的！瞧着吧！”

她甚至没让嘴唇沾一沾她的酒杯，就走到一旁去，沉思不语。我说了几句反驳迷信的老套头，喝下半瓶香槟，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走出去了。

外面正是宁静的寒夜，现出一派冰冷而阴森的美。月亮和它旁边两朵松软的白云高挂在小车站的上空，一动也不动，像是粘在那儿了，仿佛在等什么东西似的。它们洒下淡淡的清辉，温柔地抚摸白色的大地，似乎生怕触犯它的羞涩。那种亮光照亮了一切：雪堆，铁路的路堤。……四下里静悄悄的。

我沿着路堤走去。

“蠢女人！”我瞧着布满繁星的天空，暗自想着。“即使承认兆头有时候会应验，我们又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过去经历过的和目前存在着的不幸已经很重，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糟的情形了。鱼既然已经落网，下了油锅，加好佐料，送到饭桌上，那么它还能遭到什么更大的灾难呢？”

一棵高高的杨树披着重霜，出现在淡蓝色的幽暗里，活像一个穿着白

布尸衣的巨人。它严峻而沮丧地瞧着我，仿佛跟我一样了解自己的寂寞。我看了它很久。

“我的青春白白地断送了，如同没有用处的烟蒂一样，”我接着想。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原在中学念书，后来被开除出来。我出生在贵族家庭，可是没有受到教育，没有教养，我的知识不会比哪个加油工人多。我没有安身的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更没有我喜爱的工作。我任什么本事也没有，在这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好跑到这个小车站来做站长。我这一辈子除了失意和灾难以外什么也没经历过。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

远处出现一个红色的亮光。一列火车迎着我开过来。沉睡的草原听着列车的隆隆声。我的思想那么沉痛，我觉得就连我的思想也好像在发出声音，那电线的嗡嗡声和列车的隆隆声仿佛就在表达我的思想。

“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我的妻子会死掉？”我问自己。

“这也并不可怕。人是瞒不过自己良心的：我并不爱我的妻子！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她结了婚。现在，我年轻力壮，她呢，却憔悴，衰老，愚蠢了，满脑子的世俗之见。她那种肉麻的爱情、干瘪的胸脯、凝滞的目光还谈得上什么美妙？我只是将就着她过下去罢了，可是并不爱她。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的青春白白断送了，就像俗语所说的，连一小撮鼻烟也没换来。女人只在火车的车窗里露面，从我面前闪过去，像流星一样。爱情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我的勇气、胆量、热忱都白白糟蹋了。……一切都化为灰尘，我在这草原上的财富连一个小铜钱也不值。”

列车隆隆响着从我面前飞过去，车窗里红色的灯光漠不关心地照着我。我看见它在小车站的绿灯旁边停住，歇了一忽儿又往前开去。我走了两俄里光景，又往回走。凄凉的思想没有离开我。尽管这在我是痛苦的，然而我记得我当时似乎还极力把我的思想弄得更凄凉，更阴暗。您知道，凡是思想浅薄而自命不凡的人往往在感到自己不幸的时候反而得到某种愉

快，他们甚至在自己面前卖弄自己的痛苦呢。我的思想有许多是真实的，可也有许多是荒唐的，带着夸耀的意味，我那句问话“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利的事呢”就有一种孩子气的逞强意味。

“是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在回家的路上问自己。“我觉得我什么事都经历过了。我害过病，损失过许多钱，每天受到上司的申斥，挨着饿，还有一条疯狼常跑到小车站的院子里来。还会出什么事呢？我受过侮辱，受过委屈……而且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侮辱别人。也许只有没做过罪犯了，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犯罪的，上法院我倒并不怕。”

两朵白云已经离开月亮，停在远处，看上去它们好像在悄悄说着什么不能让月亮知道的话。微风吹过草原，带着那列远去的火车重浊的隆隆声。

我的妻子在我们家门口迎接我。她的眼睛里含着快乐的笑意，整个脸上显出高兴的神情。

“我们家里出了新鲜事儿！”她小声说。“你赶快回到你的房间去，换上一身新衣服。我们家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

“舅母娜达里雅·彼得罗芙娜刚刚坐火车来了。”

“哪个娜达里雅·彼得罗芙娜？”

“就是我舅舅谢敏·费多雷奇的妻子。你不认识她。她是个十分善良的好女人。……”

大概我皱起了眉头，因为我妻子做出严肃的面容，很快地小声说：

“当然，她来得未免古怪，不过你，尼古拉，也别生气，待她厚道点。要知道她很凄惨。舅舅谢敏·费多雷奇实际上是个暴君，脾气凶恶，跟她很难相处。她说，她在我们这儿只住三天，接到她哥哥来信以后就走。”

我妻子另外还对我小声说了不少废话，唠叨很久，讲到她那专横的舅

舅，讲到一般人，特别是年轻的妻子的弱点，讲到我们有责任给所有的人提供栖身的地方，哪怕他们是大罪人也一样，等等。我简直什么也没听明白，就穿上新衣服，去跟“舅母”相见了。

桌旁坐着个小女人，生着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这个新来的女人年轻、美丽、轻佻，发散着一种撩人的香气，我的桌子、灰色的墙壁、粗糙的长沙发……总之一切东西，直到最小的一粒灰尘为止，似乎都因为有这个人在场而显得年轻了，快活了。讲到我们的客人轻佻，我是凭她的微笑，凭她的香气，凭她看人的时候睫毛颤动的特别神态，凭她跟我妻子这个正派的女人讲话的口吻体会出来的。……我妻子用不着对我说，我就知道这女人是从丈夫那儿逃出来的，她丈夫又老又蛮横，她善良而快活。我看头一眼就全明白了，再者在欧洲也未必会有一个男人不善于一眼认出具有某种气质的女人吧。

“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侄女婿呢！”舅母对我伸出手来，微微笑着说。

“我也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舅母呢！”我说。

我们就又开晚饭。第二瓶香槟的软塞啪的一声飞起来，我那个舅母一口气喝下半杯，而且趁我妻子出去一忽儿，不再拘礼，喝下满满一杯。我呢，由于喝了酒，也由于有这个女人在场，醉了。您记得那支抒情歌曲吗？

乌黑的眼睛，深情的眼睛，
炽热而美丽的眼睛啊，
我多么爱您，
又多么怕您！^①

① 这是一支根据乌克兰诗人格烈宾卡(1812—1848)的抒情诗《乌黑的眼睛，深情的眼睛》谱成的抒情歌曲。——俄文本编者注